

粵海舊聞錄

（二十二）

祝秀俠

陳公博的纏綿情詩

抗戰勝利後，以叛國漢奸罪在蘇州監獄執行死刑之陳公博，早年留學歐美，中英文均有根基。於國學詩詞亦有造詣。為人風流成性，壯年官場得意個儼好色，緋聞不少。其「過永勝寺」一律亦為對某女士感悼之作，纏綿悱惻，頗為人所傳誦。

緣陳與某女士相識有年，對其思慕甚深。無法共偕連理而佳人即以薄命死，臨終時托其妹以珠簪相貽，藉留永念，復將其密藏之生前日記囑家人搜寄陳氏，公博得之泫然，終宵不能成寐。詰旦赴停棺之所永勝寺謀撫棺一恸，詎女棺已先一日移葬白雲山深處，徘徊至暮，始黯然離去。成詩一律云：

「荒寺哀揚不見人。玉簪羅襪倏成塵。遺珠光隱淒涼色。絕筆鉛留慘淡痕。未燼餘烟魂宛在。已灰殘燭淚猶新。不堪惆悵黃昏後。細雨斜風閉院門。」

黃巖與嶺南逸史

我佛山人吳趸人之名著小說「二十年目睹怪現狀」流傳不朽，早已膾炙人口。吳著撰於清末年間，較吳著更早六七十年乾隆年間之另一粵人所寫小說「嶺南逸史」則其名不彰。

「嶺南逸史」亦為一白話章回體小說，內容描寫明朝一黃姓少年名瓊者赴粵探親，途中經惠州。適土匪圖洗劫一耆紳張某為黃却退。張紳以女配之，約探親後，回惠成婚。詎黃姓少年後為嘉桂嶺猴山女酋所劫強逼偕耦。不久放歸後，又為另一天馬山猿王之姊梅映雪迫婚，經歷多時，終乘機逃出，墮入江中。為舊家女子所救，送至惠州。惟其時張紳一家及其未婚妻已為歹徒勾結土匪乘夜擄劫，不知下落。而嘉桂嶺天馬山兩猿幫以爭婚黃姓少年之故，正動干戈。黃瓊赴廣州報案，督府以其與猿女酋通婚，下獄鞫訊。天馬山猿女梅映雪為救夫婿發猿兵自西江連下肇慶三水圍攻廣州，圖劫獄。以官兵衆多，攻不克。反為官兵擊潰。梅映雪復密至嘉桂嶺求援，猿女酋

傾猿兵下廣州，合圍官兵，迭獲大勝。督府以釋放黃瓊為構和條件，令二路猿酋歸順明室，並親率猿兵剿平擄劫張紳一家之土匪，終與張紳之女完婚，兩猿女亦同列側室。一家團聚，備享人間幸福。

嶺南逸史僅署「花溪逸士」所撰。向不知作者為誰。近羅香林教授考證為廣東嘉應州人黃巖。嘉應州志載有花溪文集詩集。嘉應張芝田纂：梅水詩傳載有黃巖古今體詩多首。所附小傳云：黃巖字耐庵。貢生。著有花溪草堂稿。而耐庵之號，在嶺南逸史正文中常自稱作者「耐庵先生」足為明證。

又羅氏研究，謂嶺南逸史內容，實含有反清復明思想，藉說部以表達民族思想，亦可謂苦心孤詣矣。

高力士出生羅定

唐玄宗時之權閹高力士，聲勢顯赫新唐書有傳。玄宗納媳楊玉環高力士實參與設謀，馬嵬坡一役，亦由力士逼楊貴妃就佛寺自縊，以救亂軍。力士原姓馮，後為太監高延福養子，故姓高。

新唐書云「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及隆基登大極自然就寵信日增，乃玉帝謂：「力士當上，我寢乃安。」及助誅肅宗等有功，封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各方奏章，多經過覽轉呈，權勢煊赫，其得玄宗寵信如此。

力士雖為閹人，惟身軀壯碩，臂力過人，原為羌胡血統，其母為隋末將軍李鐵仗之女，其生父馮某為一異民族之小首領，武則天時李千里將軍率兵進擊嶺南，俘力士，年纔十歲左右。其出生地則為吾粵之羅定縣，故人謂廣東太監高力士云。

「梁頭康尾」梁士詒

三水梁士詒燕蓀，有梁財神之稱。光緒二十年，甲午恩科二甲十名進士，授編修。有人謂是科主考官原薦梁首選，慈禧閱及呈上名榜問曰：梁某何處人？答曰：廣東省。慈禧不悅。斥主考官曰：廣東乃出亂黨之地，此人梁頭康尾，與梁啓超康祖詒（有為）定有關係。遂拔置張謇為第一。此說無據，純屬忖測之詞。按是科榜探俱湖南人。同科翰林廣東共有六人除梁士詒外，尚有李翹芬（順德）張其淦（東莞）陳昭常（新會）程友琦（南海）桂坵（南海）

梁氏授編修後，請假回籍，主講鳳岡書院一年。後始回京供職。

顏伯燾迎擊英艦

連平為吾粵邊僻縣份，惟連平顏家功名鼎盛，累世膺疆寄。吏治所至有聲。伯燾以嘉應十九年甲戌成進士，授編修。道光二年，出任陝西糧

道升按察使，再擢甘肅，直隸布政司。大軍征回疆時，以轉運勞績賜花翎。署陝西巡撫，遷雲南巡撫，兼雲貴總督。道光二十年，擢升閩浙總督。時當鴉片戰役，英人開釁，已陷定海，伯燾首勅琦善主和償事，主戰甚力。二十二年奏請造船募水勇抗敵，復疏陳粵兵事論林則徐守粵功過，意氣飛揚。其論粵事奏云：「閩粵唇齒呼吸相通，自虎門不守，粵事幾不可問。夷船泊駐省西，防城兵勇望風潰散，兵船被焚，砲台棄去，當事者以洋銀六百萬和敵罷戰，猶報勝利，指敵人受撫罷兵。粵民非不可用，三元里等鄉數千人圍困英軍義律，乃知府余保純以議撫之後，不應妄生枝節，出城彈壓，始漸散去。夫用本省之人，作本省之兵，懋以重賞，未有不堪一用者。臣移駐廈門，督修戰具，但使船砲稍備，即當奮力攻擊，不敢老師糜餉，以取咎戾……」又力薦裕謙林則徐可任粵事。其語甚壯。嗣後英艦三十餘以犯廈門，伯燾迎戰，毀敵艦一，兵艇若干，卒以英艦聚攻砲台，火力甚熾，總兵游擊陣亡，伯燾迫得退守同安。英艦亦移船赴浙洋，伯燾議革職。伯燾以一執袴言兵，雖昧於敵情，而鼓勇迎敵，雖敗猶榮。魏源「聖武記」有「道光洋艘征撫記」即述其督閩守廈迎擊英艦事。

刻印大家黃牧甫

光緒八年，安徽黟山印人名家黃牧甫（士陵）來粵，以其銛銳妍美之印藝，蔚為大家，開粵派之先河。牧甫雖皖人，應廣東巡撫吳大澂之邀作幕賓。吳去任，牧甫仍留粵，垂十七八年。李

氏兄弟雪濤、若日、尹桑從之游，尹桑尤得師承，其子步昌，亦遞傳稱高手。易大、陳融、鄧爾雅、鄧橘、張祥凝、余仲嘉等，無不深受收甫印藝的啓導。

收甫印派之優長，一洗浙派劍拔弩張之習，闕肆挺秀，操刀靈妙。其時，其他風格之印人，有簡槩石、秦粵生、吳子復、趙浩公、羅叔重、李澤甫、容庚等。或治古籀，或工古鈔，或擅魏碑，極一時之盛。

番禺大儒梁鼎芬

番禺梁鼎芬，字星海，號節庵。光緒六年庚辰科翰林。以疏劾北洋大臣李鴻章，言可殺之罪八，幾罹重譴，朝野知名。張之洞督粵，聘主廣雅書院，調署兩江，復聘主鍾山書院。之洞銳行新政新學，梁氏參其幕府事，凡言學事皆委任鼎芬。鼎芬以妄劾去官，沉滯十餘年，至庚子，之洞力薦始簡武昌知府。相傳順德李文田侍郎，精于平風鑑，謂星海壽不過三十。梁大怖，問解禳之方。曰：必有非常之危，或可解救。乃取易實甫戲擬劾合肥摺，草疏上奏，其舅張某力阻之，不可意謂疏上必獲遣戍，大厄則可贖命。詎疏上竟降五級。亦無恙。邵鏡人「同光風雲錄」云：「清室亡，遺老多任民國官，獨節庵不食周粟，每謀入清宮請遜帝安。太監索門包四兩，亦每照付，好事者嘲以詩云：

「一律夷齊去做官。首陽薇蕨採難完。忠臣祇有梁星海。四兩門包請聖安。」又星海妻龔氏讓歸文廷式，前已略紀

其知武昌府時，龔氏曾遊視之，星海衣冠迎於舟次，住暑中三日而去。撰一聯云：

「零落雨中花，舊夢難尋棲鳳宅。綢繆天下事，壯心銷盡食齋。」

棲鳳宅爲星海結禱之所，食魚齋則武昌署中書齋名也。

丁仁長不爲帝師

番禺丁仁長，字伯厚。光緒九年二甲第三名進士。學問淵醇。文章雅飭，曾先後充貴州，順天鄉試考官。上疏奏開講筵，補侍讀。轉充日講起居注官。以父病歸里，丁艱後不復出。粵監譚鍾麟雅重之，聘主越華書院。躬親講授經史實學。法鄉賢陳澧，學兼漢宋，制行甚嚴，平居不苟言笑。宣統初年，清帝溥儀就學，閣老有薦仁長爲師傅者，仁長稱疾不起，遂命陳寶琛授帝讀。鼎革後，杜門奉母，母喪，縗經三年盡孝。服闋赴京謁遜帝溥儀請安，翌年卒於京次，享年才六十六。遺著有「中興金鑑」「潛客先生遺詩文鈔」各一卷，番禺縣志亦爲先生主纂。

陳子壯及其遺集

近獲觀香港至樂樓主人何耀光所重印陳文忠公集，上下兩冊。至樂樓主向以表彰忠烈蒐集前賢遺集出版爲志。如函可之千山詩集及年譜。天然和尚之瞻望詩集等，均爲吾粵珍貴文獻遺產。文忠公於明末壯烈殉國，與陳邦彥，張家玉稱爲三忠。出生時，異香滿室，母太夫人有身時，即夢神人以丹桂花松拂其腹曰，俾爾生兒，流芳百

世。少穎異四歲受書，過目成誦。七歲能文，尤敏於詩，有神童之目。某年中秋夕，其父宴集賓朋，是夜適微雲掩月，有客口占云：「天公今夜意如何，不放銀蟾照碧波。」公應聲曰：「待我明年遊上苑，探花因便向嫦娥。」後果於萬曆己未成進士，廷對第三。時年纔二十四耳。授翰林院編修，典浙江鄉試，發策問歷代宦官之禍，公自作策進呈，蓋其時魏閹忠賢當事，權傾一時。初以公少年才俊欲羅致之，公峻拒。試畢還京陛見，歷陳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語極痛切，閹黨恨之。會魏閹築瑤落成，以公善書遣客乞公書匾，謂書此當得好官公堅却之客又極道閹勢能生死人。公怒罵客，語刺閹嗣是魏黨思中傷之。故檢浙江鄉試錄，有「庸主失權英主攬權」兩語以爲誹謗，於父子同日奪官。

至崇禎四年，以資深起用，歷官至禮部右侍郎。旋以言外藩勢重事下獄，凡五閱月，得旨准配贖放歸。

迨永明王即位端州，授公東閣大學生，兵禮二部尚書，總督廣東福建江西軍務。賜上方劍便宜行事，公乃立漢威營，誓師九江。見危授命，圖挽狂瀾，約陳邦彥，張家玉會攻清軍。清兵入粵，戰不利，退守九江，往高明安撫，清兵李成棟來攻，公率義勇五百人力戰，門死殆盡，公被執，解見清將佟養甲，岸然北面立，養甲命之跪，公厲聲曰：我爲朝廷大臣，頭可斷膝不可屈。養甲知不可以威臨，溫語勸其降，云生且富貴，否則族。公曰：我神宗鼎甲，世受國恩，今日事既無成，一死以報而已。殉國時，正晝晦暗，大

雨震雷，郡學兩楹，無故自壞，咸以爲忠誠所感云。

至樂樓主所重刊文忠公遺集係據道光二十五年南海伍氏校刻粵十三家集本。

中州草堂遺集

至樂樓之既重刊陳文忠公遺集，旋又就伍氏校刻粵十三家集初影本景印中州草堂遺集。中州草堂主人即陳文忠公介弟子升喬生先生也。文忠起兵勤王，喬生亦身列行間，奔走粵桂閩間，屢謀興復，迨文忠殉國，先生奉母竄匿，入黃山，訪函可和尚。復至廬嶽禮天然禪師受戒。出入儒佛，忠孝並傳。先生少時意氣風發，才華橫溢。中原豪俊，引領願交，書郵車轍，踰嶺相訪，把臂留連。與文忠友于濟美，花萼聯輝。而喬生生平所著書，不下數十種。詩尤獨詣，成一家風派。文忠嘗謂阿季賸我，已所不及，有「鶴鳴徹天，鐘動山應」之稱。復通曲律，善鼓琴，畫法董倪，餘技爲印章，亦追秦漢。薛始亨爲作傳，稱之爲才子。

集中雁賦云：

「可敬哉，其不亂羣。可思哉，其感乎風人。可異哉，其應時而來賓。可憐哉，其棲棲之客身。斯踏沙而泛水，迺負天而亂雲。雖鳳凰其稱瑞，吾獨最憐乎君。」

感遇十八首之二云：

「冬夜寒且慄，孤燈爆環堵。中坐一小儒，咕嗶良自苦。咽咽蒼蠅聲，思為鴻鶴舉。問君何所如，蘇秦學王詡。頂踵行濟世，盍先刺其股。七雄因

以爭，大野紛羊虎。黑雲蔽太空，白骨相撐拄。獨向人主前，揖讓搖珪組。方復笑窮巷，終身守訓誥。」

「僕本炎嶠士。疇昔遊幽燕。幽燕儼神都。宮闕與天連。青瑣復金馬。簪紱何蟬聯。策駿上金台。抗手懷高賢。行之歷黍谷。慷慨將談天。南歸三十載。此路空悠然。豈伊道里隔。苦寒不敢前。」

哭藥地和尙一首云：

「青原山色皖江湄。不道來尋是別時。世出世間雙淚盡。吾師吾友一心悲。難趨覺路呼元伯。謬以音聲見子期。從此無生的須學。淨名仍要藥王醫。」

題自公房一絕云：

「尚白只今成白法。披緇從不染緇塵。何須四百八十寺。始作東西南北人。」

集中詠懷古跡詩下注曰乙卯。子升是年六十二。其後無詩。蓋卒於是年，壽六十餘而已。

畫壇怪傑蘇仁山

言行怪誕，思想偏激之蘇仁山，為吾粵道光年間畫壇上之怪傑。其作品衝破傳統藩籬，獨闢畦徑，而天賦造詣，超凡入聖。葉譽虎簡又文兩老最為欣賞。嘗謂仁山之畫，躋於國際畫壇，應佔特殊地位。

仁山，順德人，居大良，名長春。別號筆名，多不勝紀。其父為南海縣署一吏胥，亦頗擅繪事。仁山居長，鬢齡就學，性聰穎。七歲習畫，天才橫溢，嘗從母赴喜宴，登人屋頂賞自然景色，歸寫望月圖。自是，以碎磚畫地或以竹枝畫沙上。作山水人物，線條遒勁。十六歲，出鄉赴羊垣，就讀大館，萃力理學詞章之學，習篆隸書法。祕典奇籍，無所不窺。十九考秀才，不售。翌年再試，又落榜。嗣是鬱抑憤恚，心理變常，即專心寄情繪事，伴狂怪異，不與世合。旋遊粵桂山水名勝，恣意欣賞自然，藝亦大進。奔放奇逸，脫盡塵俗，時人則以怪誕目之。年二十七成婚，新娘嬪後翌日即歸寧，從此不返。蓋順德女子有不落家陋俗。仁山既落落寡合，又失家庭歡，性益孤僻。寡言笑，邊幅不修蓬頭襤襟。飲食不時，時或噉一二果子充飢。輒獨徇徘徊山水間，喜與僧侶交遊，流連寺刹。

同邑望族溫某慕仁山丹青，嘗以千金索畫，仁山笑而不應，一日衣衫襤褸登其門，不道姓名，直入內室，見開筵宴客，即據上座就食。置紙筆於身旁，隨意揮毫，隨繪隨撕毀，一連數日如此，主人殊不介意，待之彌恭，仁山感其情，終悉心為繪精品十餘幅而去。

仁山為人作畫，輒不為金錢或權勢所屈。但興到情洽，則下筆神飛，多予不靳。一次，其父奉邑宰命，攜十金購其佳作，置金案上，飭其子翌日交卷應命。仁山不答。逾數日，原金仍在桌上，並未動筆。父屢催之，不應。且曰：吾畫非貨品，豈隨意可買。立將原金奉回。父忿而責之

，遂失父歡。後族人與其父謀，入以不孝罪，下順德縣獄，瘦死獄中，年僅三十六七云。

關於蘇仁山生平資料，頗不能詳。上所紀述乃據簡又文「蘇仁山其人其藝及其思想」二文所載。簡又文積年蒐藏仁山書畫亦多達百六十品。近已盡歸中文大學文物館保存，近數百年來吾粵藝壇罕見之奇才不彰於世，簡又文亦可謂仁山一知己耳。

暨南大學首任校長

國立暨南大學為一專為華僑子弟回國就學之高等學府，此為國人所共知。惟其創辦淵源及其首任校長均與吾粵有關，則不可不紀。緣清季兩廣總督端方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奉命赴西歐考察憲政，翌年返國，歸途道經南洋。感於南洋華僑教育之缺乏，乃萌提倡華僑教育之念。於是返國後，在南京創立暨南學堂，蓋取書經「朔南暨」之義，冀我傳統優良文化遠播南洋。其首任該學堂堂長者，則為粵人鄭洪軍氏。鄭籍中山縣，哲嗣寶南，亦有聲績於外交界。

民間讀物木魚書

木魚書為粵省用廣州語編寫之一種最普通民間通俗讀物，尤以城鄉婦女最喜聽閱。正如蘇浙婦女之喜愛彈詞。木魚書可唱，盲者常以箏或琵琶伴唱，木魚也是唱書時之樂器，用作掌板，似此應與彈詞相類。唱詞七字一句，均用廣州俗語俗音，腔調悠揚，引人入勝。家庭遺興，流行甚久。

內容多敘述民間故事，或歷史傳統，曲本連篇累牘，如長篇小說。文詞腔調，有一定公式。間或用長短句，但須押韻。亦有由文典雅，情節

動人者。大約在清季晚年，流行於穗梧兩地，常見有肩負竹担中實木魚書，沿街叫賣者，家庭婦女雖略識文字，亦趨之若鶩。一卷在手，琅琅上口。從前西關第七甫一帶，即有印書局專出版此種木魚者，以五桂堂書局最稱首。據國立中山大學歷史言語研究所於民國十六年蒐集統計，此種木魚書，流行暢銷者不下三數百種之多。如「觀音出世」「金生挑盒」「劉金定灌藥」「梁山伯祝英台」等其著者也。

廣東通志和省志

百粵以地處南離，崎嶇嶺表，明代以前，在我國歷史上，尚無顯著地位。故省志之編纂，至明代始有。文裕公黃佐所纂之廣東通志其著者也。而清代阮元領導所修之通志三百三十四卷，最為豐贍。於各省通志中，為全國之冠冕。蓋主修人阮公雲台淹貫羣籍，著作等身。其督粵時，建學海堂，提倡學術，粵中學風最為發揚。而偏纂總校諸公，均鴻儒碩彥。如：劉華彬、謝蘭生、吳蘭修、曾釗、陳澧、譚瑩學術淵湛，俱一時之選。

阮志體例精審，包羅廣富，而文藻麗潤，敘事翔確為全國所共佩。梁啟超謂：在志書中，兩廣通志，應為全國省志之冠冕，足與阮志媲美者，惟感嶺山纂修之廣西通志而已。

阮志完成於道光二年（一八二二）至宣統初年，歷時幾閱百載，各府縣志多有續修者如丁仁長主纂之番禺縣志陳伯陶之東莞縣志等。省志亦有重修之必要。宣統二年時，番禺梁鼎芬曾倡議續修廣東通志，但事未實行，而清社已屋。民

國四年，龍濟光督粵，蔡乃煌銜袁世凱命，欲網羅遺老，贊助其帝制，因建立廣東修志局，禮聘梁鼎芬、丁仁長、吳道鎔諸遺老入局，以梁為總纂，但俱辭謝不應。後又轉聘溫肅、伍銓萃、桂帖、賴際熙、何藻翔等，諸人均前清翰苑遺老，以陳慶森為提調，由番禺進士梁慶柱開局主持。志局設於文德路三忠祠內之抗風軒，每星期集會一次釐訂條例，廣事蒐探史料，凡歷數年，並測繪輿圖，惟時局屢更，經費日絀，至民九年志局已無形中廢，卒於十三年停閉，已成文稿，由總纂伍銓萃保管。

迨至民十六年，黃晦聞任職省教育廳，注重廣東文獻。擬重開通志館，欲聘余越園回粵任通志館總纂，先從保管人伍銓萃接收原日舊稿，另由舊志局移交各種省志府志縣志共一百三十餘種。均暫存教育廳中。其後余越園辭就不來，遂由教廳聘許崇清為通志館長。詹菊人、李若柯、李滄萍、黃亦鶴為分纂是為第二次開局時期，局址仍在廣雅書局中。歷時至民十九年止，徒有局名，成績實無可言。

十九年，許氏轉任中山大學校長，提議局事併移大學辦理未果。二十年鄒海濱繼長中大，省務會議，通過以志局託諸中山大學，於是中大校長正式兼任通志局長。但以經費支絀，兼館長又校事繁冗，無暇兼顧，設主任，人由校中教授徐甘棠任之。專纂一人，由文學院史學系主任朱希祖兼任。聘分纂多人，均中大教授。朱希祖撰擬通志總目，分類編纂，各縣採訪，至廿三年止，分類文稿繳館者已不少，至廿六年，計已歷時五載

，通志雖未能全部整理完成，但已規模粗具，再假時日，此一省巨籍，即可斂青。不料廿六年秋，中日事變，粵省首遭日軍空襲，中大圖書儀器分途撤散，全省之志亦無法完成。

抗戰勝利，粵省復員，在抗戰八年中，文獻散亡，固屬重大，但戰後我國從敵偽手中收回重要典籍，亦有可觀。就廣東史地的資料而言，接收前日本台灣總督府，及南方資料館圖籍共廿四萬冊。前駐粵意大利領事羅斯所藏廣東文庫（羅氏在粵二十年所搜集廣東古今方志）及由日軍移交省教育廳收回之修志文件兩大箱。其中均多粵省史地有價值資料。

粵省府在復員之初，主席羅卓英即籌設廣東文獻館，自兼主任，聘簡又文為館長。館址設在廣府學宮，即省會文廟，復聘胡毅生、葉恭綽、陳融、高劍父、徐信符、香翰屏等為該館理事，旋於三十六年奉內政部令各省市縣設置文獻委員會。即將原設之文獻館理事會擴充改組為廣東省文獻委員會，以葉恭綽為主任委員。仍保留文獻館，隸由廣東省文獻委員會督導之。簡又文為館主任。文獻館及文獻委員會雖較以前修志局範圍為廣，亦未專涉修志之事，但其工作如蒐集圖籍、書畫、類分學藝、人物、品物、金石、古蹟各門，編印廣東文獻各種刊物，表彰廣東古今人物豐功偉績，徵集其著作墨蹟等，亦可作修志上之準備工作，對將來省志重修，至有裨益。三十八年粵垣陷匪時，文獻圖籍及歷年修志所存之文稿，悉存於省圖書館中，聞遭紅衛兵之役，已焚毀殆盡，共匪毀滅文化，言之痛恨不已。